



思想启蒙读物
哲学与生活系列

美国前总统布什鼎力推荐



Bullshit and Philosophy: Guaranteed to
Get Perfect Results Every Time



Gary L. Hardcastle
George A. Reisch

正 八 口 經

超越了2008年全美非虚构类第一畅销书《论扯淡》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正 八 口 經 說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儿八经说扯淡 / (美) 哈德卡斯特尔
(Hardcastle, G. L.), (美) 赖施 (Reisch, G. A.) 著;
王旭凤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1
(惠民小书屋丛书. 哲学与生活系列)
书名原文: Bullshit and Philosophy: Guaranteed to Get
Perfect Results Every Time
ISBN 978-7-5624-6424-2

I. ①正… II. ①哈… ②赖… ③王…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754号

正儿八经说扯淡

Zhengerbajing Shuo Chedan

[美] 盖瑞·L. 哈德卡斯特尔 著

[美] 乔治·A. 赖施

王旭凤 译

责任编辑: 李金正 版式设计: 尚品视觉

责任校对: 姚 胜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4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424-2 定价: 1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言：论扯淡癖

乔治·A.赖施，盖瑞·L.哈德卡斯特尔

《论扯淡》一书由常春藤联盟成员普林斯顿大学的哈里·G.法兰克福教授写就。在这本书里，哈里教授试图阐明这个特定的概念。而且，这种阐明通过一种普通的方式得以实现，起码这对于一个常春藤联盟的哲学家而言是如此。职业哲学家一般是这样的：以往的哲学权威思想也被引用、引证和阐释，而那些分析的缺陷也会被指出来。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到，某个我们原以为已经理解了的概念或术语事实上却是混乱的、模糊的、晦涩的。然后，在智力渐进的作用下，一个新的更为清晰的概念阐释将会出现以供其他哲学家思考，并且最终再一次粉碎这个概念。

但是这本书与众不同。它很小，甚至十分可爱。陈列在书店的架子上、展示桌上很可能极易被误认为是儿童读物或者一个袖珍箴言集。它的质朴、经典的封面以及主题可能已经暗示这是一本远古的演讲词或者一本抒情诗集。但是这些精美地印刷在封面上的词语并没有言及“爱”“诗歌”或者甚至“真理（以及其普遍的稀缺性）。”它们谈论的是“扯淡”，而且大众喜爱它。^[1]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现存于世的学术性哲学家的作品

[1] 《论扯淡》作为小品文首次出现在《拉里坦评论》[1986(2)]，随后被重印于法兰克福教授的《我们的关注之重要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117-133）。2005年，《论扯淡》被印制成书《论扯淡》（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遍及《正儿八经说扯淡》全书所有谈及的有关扯淡都是参照2005年版本。

比这本书更受欢迎。连续26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后，《论扯淡》持续保持着比以往任何商业哲学书都畅销的势头。当然，哲学主题的书，比如：《禅与摩托车维护艺术》（*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以及《哥德尔、艾舍尔、巴赫》（*Gode, Escher, Bach*）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它们是为广大的普通大众而写的。《论扯淡》则相反，它在职业学术性的哲学家圈子里已经流行了20多年。那些致力于逻辑、概念性分析以及（法兰克福的专业）道德理论的专家们通常是很少对流行哲学读物感兴趣的。然后更令人吃惊的是，一离开象牙塔到大众之中，《论扯淡》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 贴近于当今时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电视节目《每日秀》的主持人给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论扯淡》成为畅销书后，斯图尔特对法兰克福教授做了一次访谈。当法兰克福诚实地解释他的看法“扯淡者并不真正关注他说的是否正确”时，观众爆发出一阵哄笑。斯图尔特倾斜着身体对他那受惊的嘉宾说：“我应当告诫你，当人们听到那个词，他们会把他们逗乐。”“尤其是出自一个常春藤联盟的教授”，法兰克福补充说。

的确，那个词很少（或真的是不曾）出现在学术性论题中。但是这本书的吸引力并不能完全用这本书的表面情况解释清楚。就像一个甜美的小老太对着某人做下流动作，这种小小猥亵带来的新奇感很快就会衰退。《论扯淡》却不一样。即使对那些把这本书仅仅当作一个玩笑或当作一本送给讨厌的老板或同事的最恰

当礼物之人而言，这也是一个看上去触动人们文化神经的玩笑。

最后，斯图尔特提供了一个更深、更好的答案。他指出，这本书是“非常适于当今的”。他并没有详细阐述，他只是询问法兰克福当初写这本书的初衷，并且开玩笑地询问法兰克福写的这些事实是否是真的或者只是无关紧要的……真相是，斯图瓦特并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本书如此适宜。在整个采访中就像谚语所说的，一头大象闯进了瓷器店。在其他的电视以及广播的节目中，法兰克福的出现也同样带来极大的轰动。在等候采访的间隙，法兰克福往往会被水泄不通的粉丝围着要求签名、探讨或者起码表达对作品的认可。就算是斯图尔特，这个以滑稽地模仿政治以及政治新闻为生的人，也都没有明确地说出《论扯淡》为什么“非常适合于当今”。

这么轰动的著作当然会引起意见的纷争。就像美国历史上其他大多数著作一样，这本著作极大地引起了大众意见的纷争。但是这本著作引起的纷争却也与众不同。它的支持者与批评者一致赞同进行下去的官方理由，也就是这些理由被呈现给公众、议会以及美国的联友们，结果是，这么说吧，那些曾经看上去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是如此必要和迫切——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和化学武器，而且伊拉克有高科技设施（如远程控制的飞机）来破坏那些武器，并且在2001年9月11日密谋发动了袭击——现在看来用那个词（扯淡）来描述是最为合适的。

这就是为什么斯图尔特的观众在听到斯图尔特与法兰克福谈到扯淡者对真理与谬误的漠视时看上去如此坐立不安，人们感知到扯淡者其中操纵信念和行为的潜在兴趣，就像法兰克福在这本书里谈及的“扯淡者试图逃避某些东西”。观众已经看到斯图尔特与他的写作者们已经串烧过当前的政治事件，毕竟，很少有人

不知道那么明显的所指——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事后反思也承认，这些情报的来源并不可靠——使得这本书如此中肯。在这场战争中，对于到底是谁，逃避了什么，人们可能有而且将会有极少的认识上的分歧。美国市民、士兵以及盟国成员都有普遍被欺骗的感觉。^[1]

这些让人烦忧的怀疑没有被提及，要不然对一些人而言真是难以接受，因为他们珍视的有关美国社会政治和道德诚实的理念受到了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醒目的事情很难被接受。尽管，接受这样的事实可以通过幽默的途径得以缓冲。斯图尔特观众席上的每位观众必定听到了这样的笑话：生化武器最终被找到准确位置：它们是大规模转移注意力武器，堆放在华盛顿。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他们无疑在这本小巧且诱人的版本中寻找到了缓冲。这本书有个恰当的作者——善于批判地、平衡地、客观地思考的常春藤联盟哲学家，这些光环在那些有关9.11的可怕记忆以及关于生化武器的可怕讨论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本书用了一种令人舒服的语调——经典的标题与封皮将扯淡没有描绘成某些陌生的、泛泛的以及带有危险性的东西，而是描绘为困扰了思想家和艺术家好多世纪的人类众多小缺点中的一种。的确，法兰克福的《论扯淡》的哲学问题跟当代事件没有哲学上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是本书的历史背景使然，反而使它的影响力更广泛，可以称之为没有眼泪的扯淡。它引领读者抽象地、总体性地理解那个醒目的事情，并且由于这个话题从古至今不停地出现——不需要

[1] 在众多对布什第二任期内执政策略进行批判的著作中，很多是来自前白宫内部人士以及联合国官员，他们提供了声称是推动伊拉克战争的第一手情报操作的解读。例如：理查德·A. 克拉克·针对所有敌人：美国反恐战争的内幕。纽约：美国自由报业，2004；约翰·W. 迪安·比水门事件还糟糕：乔治·W. 布什的秘政。纽约：小布朗出版社，2004；斯科特·里特尔，西摩·赫什。伊拉克机密。密谋破坏联合国以及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情报秘事。纽约：陶瑞斯，2005；汉斯·布利克斯。解除伊拉克武力。纽约：帕特农，2004。

非得考察那些一开始就与这本书如此相关的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

* 扯淡之年

当斯图尔特问法兰克福我们的文化是否偶尔会通过“讲真话”来得以净化，或者“是让它持续乱象丛生”，法兰克福认真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又一次引起观众大笑——“我想它只是持续乱象丛生”。这些观众再一次明白了他的意思。在生化武器失踪之后，《论扯淡》出现在众多揭露各种骗局和欺诈的爆炸性信息之中。有些欺诈，比如个人身份信息被盗以及易趣的那些骗子们由于商业、互联网新技术以及照片作为值得信赖的档案〔见这个新单词（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的消亡而得逞。然而另有一些现象如果不放在某些诸如文化态度或文化氛围之类的东西中就无法得到解释，而在这些东西中真相已经变得——正如法兰克福所担忧的那样——与政治、商业、艺术，甚至科学的成功所要求的真相相比更微不足道了。

在劳拉·佩尼（Laura Penny）《你的电话对我们很重要：论扯淡的真相》（*Your Call is Important to Us: The truth about Bullshit*）一书中我们可以为上述很多现象找到佐证。这本书继《论扯淡》之后不久就出现在书店的货架上。通过反思多年来的重大丑闻——包括天主教堂、共同基金产业、倒下的公司巨人如安然公司以及世通公司，潘妮观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扯淡盛行的时代”（第1页）。让人尤为震惊的是这些机构内欺诈的突然出现，而这些机构在此之前非常注意什么是虚假的、什么不是虚假的。

出版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以及作家詹姆斯·弗雷 (James Frey) 身上发生了一件更为令人震惊的围绕真相与事实的丑闻事件。奥普拉向众多喜欢读书的观众推荐《百万碎片》 (*A Million Little Pieces*) , 她推荐说这本书是真实的、励志性故事。这本书被揭露为大量虚构之后, 温弗瑞女士刚开始辩护说这本书 (不管怎么样可以作为励志性的书籍) , 随后戏剧性地撤回她对这本书的支持并且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斥责原本已经后悔不迭、泪流满面的弗雷对于信任和真相的背叛。数周之内, 另一名知名小说家 J.T. 勒洛伊 (J.T. Leroy) 的自传体小说, 详细地描述了他从十岁开始的贫困生活以及卡车休息站卖淫的经历, 一直到他的纽约风格文学的成功, 这部作品饱受非议, 被指责为将虚构的故事兜售为非虚构的回忆。然而, 与弗雷不同, J.T. 勒洛伊一点都不会觉得悔恨或者痛苦。实际上, 他并不存在。这本书连作者都是虚构的, 实际是由一个颇有抱负的女性作家构造出来的, 这位女士多年来一直以这位实际并不存在的知名作家的朋友、知己以及商务经纪人的身份出现 (当出境时, J.T. 勒洛伊由一个男性化的女性朋友穿上男士服装、戴上墨镜来扮演) 。

这种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分从来没有盛行于广告界。但是专业广告起码一直承认广告与非广告之间存在区分。直到最近几年, 广告主要还是使用广告牌, 而且局限于广播或者电视节目片段这种形式——所有这些有助于我们承认它们是广告。然而两股正在出现的潮流, 看上去似乎要模糊这种区分而且创造出看上去完全不同的广告。“产品植入”将认可的产品或品牌植入电影或电视节目中, 而“口耳相传广告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将职业广告人与日常生活中的市民之间的区分混淆了。在这种广告模式中, 个人通过向其日常生活中 (如工作中、超市内、踢足球时……) 遇到的他人宣传特定的产品而得到报酬。这种广告形式

开始天衣无缝地融入日常生活，这种融入的方式日益使得我们不仅很难区分到底这些广告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而且也难以区分我们的朋友、同事或者家人是出于真诚地喜欢某产品而推荐呢，还是出于为了获得报酬而推荐。

或许最让人惊讶的是扯淡已经成功地入侵到科学研究领域。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值得尊重是因为它寻求证伪自己的主张——主动的删除，也就是说，删除那些自己的扯淡。然而这个理想在那些科学欺诈和不当行为面前日益褪色。看看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子：

- 调查委员会判定某研究自称已经取得某些成果且被其他实验室奉为真理的科研是伪造的。

- 制药公司慷慨资助那些只证明他们的产品安全的科学研究和成果的出版。

- 享有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以科研为掩护来推动自身的宗教信念。

- 联邦科学委员会的政务官在机构出版物内嵌入特殊言论来推动对已有科学知识的宗教性批判。

个人、公司或政府通过科学来合法化和推动自己的利益与计划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新鲜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合法化的知识仅仅意味着无论什么主张，只要能通过有效的公共关系活动得到大肆推广或者能够被无争议地出版在杂志或期刊上就是合法化的，这其实是很容易做到。

那么就出现了“那个词”。尽管它就像其所指涉的那些欺诈与歪曲一样常见和普通，但是仍然有些领域该用却没有使用这个词。尽管很多学术机构（当然不是这里提到的那些）回避其庸俗

性，但是这种礼貌的姿态并没有阻止一个新学术刊物的成立——《剽窃：剽窃、虚构与伪造的跨学科研究》，这本刊物致力于分析和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化中的各种欺诈和扭曲。有些人没有那么礼貌较为直接。流行作家和电台评论员AL·弗兰肯最近为他的电话趣味游戏节目“找出狡猾的人”增加了很多规则，增添了一个新的第四选项。那些试图与弗兰肯及其嘉宾比试智慧的游戏参与者现在可以辨别某些政治家的言论是真的、假的、含糊的，或者直接是撒谎的。然而，喜剧中心频道（Comedy Central）的“日常秀”节目则完全涉及“扯淡”，其他一些重要的频道，起码就像现在提到的这些，还在继续审视这个单词。这已经很难视而不见。当亮眼晴乐队的康诺欧·柏斯特Bright Eyes（aka Conor Oberst）在杰·列侬的节目“今夜秀”（Tonight Show）上唱到《当总统与上帝交谈》时，他问到：

当总统与上帝交谈，
他有没有想过或许他不是总统呢？
那种声音只是在他脑海里，
当他再一次跪倒在至高无上的权力前，
他是否闻到了自己的警告之音，
当总统与上帝交谈？

我们也可以询问这些审视是否有效。这些观众不同于乔恩·斯图尔特的观众，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柏斯特用了“那个词”来指涉醒目的事情吗？答案在柏斯特歌曲的结尾处，正如他唱到：“我怀疑，我怀疑”。

正是这种围绕在我们扯淡时代的失望和嘲讽情绪最终能够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法兰克福的书如此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有些

人的确只是出于好奇来阅读《论扯淡》这本书的，他们只是想要看看这位常春藤联盟哲学教授对这个主题是如何阐释的。但是对很多人而言，好奇的背后存在着对这种文化走向的深刻担忧。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瑞奇（Frank Rich）在评论温弗瑞女士颇具戏剧化的对于真相的维护时所说的，围绕《百万碎片》的丑闻远远要比“弗雷先生的自传体文学是真是假，或者是陈列在巴诺书店（Barnes and Noble）的虚构文学书架上还是非虚构文学书架上”这个问题要重要。真正的丑闻是“在我们公共生活的诸多层面，很多这样的划分早已消逝了”。在一个扯淡盛行的年代，我们都变成了政治家或白领犯人，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我们所见、所知或者思考所知的真实性。“就好像整个国家活在一种持久的悬置怀疑状态。”瑞奇如是说，并且他还明确指出，扯淡的盛行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社会和文化潜在损失（《纽约时报》，2006年1月22日）。那些持续不断的让人不安的怀疑——政治领导人有意意识的欺骗大众；你喜欢的老师一心想灌输某种他偏爱的思想；你的家庭医生、议员、股票经纪人、向你推荐产品的邻居竟然都在某些公司的掌控之下做这些事情——这似乎是在腐蚀我们的社会生活，并且不稳定性日益增长。由于人们害怕简单直接没有时间限制和利益驱使的交流成为不可能的恐惧感，（包括那些使得法兰克福突然成名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制作者）把法兰克福当作了受欢迎的具有先知预言警示能力的领袖型人物——一个后安然、后伊拉克时代的马歇尔·麦克鲁汉（Marshall McLuhan）或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毕竟，《论扯淡》的初始思想就是“我们文化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有那么多的扯淡”，而这本书写于1985年，20年过去了，现在有更多的扯淡。

* 免于扯淡的文化之梦想

如果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扯淡文化，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或社会学家成为了美国主要的扯淡分析者？我们并不假称自己相比其他人更能理解时尚和流行口味的怪异。但是我们认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法兰克福正在复兴一种哲学传统。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求精确理解某些陈述或信念如何哄骗、欺诈我们或者使我们不去过多关注是否这些陈述或信念是真的。早在法兰克福之前，哲学家已经努力精确判定扯淡是什么以及它们是怎么迷惑大众的。

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哲学本身毕竟经常被看作是流行文化中扯淡的一部分。那些依靠反思宇宙的神秘而度过了人生苦难的人，人们可能会说他们“看待事物很哲学”。毕竟，相比于说人家心不在焉地思考一些抽象问题或思想悖论（这本身就是扯淡）以此来转移那些不能承受的损失或失望，上述说法显得更为礼貌和尊重。当你经过当地书店内的哲学书籍区时，你可能肯定了这种印象：哲学家感兴趣的是超自然、神秘的以及“形而上学”的另一世界的奥秘。

其实并非如此。一些甚至可以追溯到数世纪之前的最有影响力、最持久的哲学，一直致力于辨明和理解扯淡。这并非为的是沉溺于更进一步扯淡，而是为了使我们远离扯淡的诱惑与欺骗。穿长袍的圣贤苏格拉底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被世人尊崇是因为他一生致力于寻求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传播一些意见、传闻、信念或者诸如此类的缺乏证据或者仅仅是感觉上好的东西。

200年后，法国博学者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开始撰写他的六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第一部，在这部著作中，

他勇敢地承认在当时法国最好的学校里学到的恰恰都是虚假的。

“很多年前我惊呆了”，他写道，“童年时候引以为真的东西竟然大多数都是假的，而且我那些随之建立在其上的思想观念本质上也是高度可疑的。”^[1]笛卡尔的纠错是一个自我规约的过程，开始拒绝那些缺乏确定性的信念，然后努力构建一个“稳定而且可能持久”的信念系统。这是一个孤独的、个人化的事业，但是笛卡尔在他的《沉思集》中记录的他个人的进步反映出他相信其他人也能够而且也应当做得很好。的确，普遍的启蒙幻想着每个人都将会追随。结果就是造就一个稍有扯淡或者没有扯淡的世界。

在下一个时代，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赞同这种观点（休谟在其他方面很少赞同笛卡尔的那些宝贵观点，但是有这些赞同就足够了）。休谟认为所有真正的知识都要么是呈现数学特征的知识以及类似于“形式”科学的知识（他称之为“观念的关系”），要么是自然科学（休谟认为是“事实问题”），而且，他在《人类理智研究》（相对于两卷本的《人性论》而言是一个较为大众化的著作）的结尾处，明确指出如何处理那些假称是但实际上并不属于上述两类知识中的任何一类的那些语言：

当我们遍览群书，被各种原则所折服，我们必须做出什么破坏呢？如果我们随手拿起一本书，不管是宗教神学的还是学院式形而上学的。例如，让我们询问，这本书包含任何关于数量或数字的抽象推理了吗？没有。它包含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等问题的可检验性推理了吗？没有。那就把它们付之一炬吧：因为它除了包含诡辩和虚妄之外一无所是。^[2]

[1] 勒内·笛卡尔. 反驳与答辩选集 [M] // 第一哲学沉思集.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6: 12. 原版里面着重号。

[2] 大卫·休谟. 人类理智研究 [M]. 印第安纳波利斯（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 海克特出版社, 1993, 114.

启蒙需要焚书？这不一定。休谟让我们把那些书付之一炬——只是最字面的理解——它们有页码，有装订，有封面，而且有词语串成句子和段落。但是它们说了一堆废话，没有传达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况且，它们的过错还在于呈现得像是的确在言说些什么。那是虚幻的，它们被诡辩者制成印刷品——词语、页码、装订、封面、书封上的广告、评论，等等。休谟说，最好烧掉这些假装是书籍的东西和这些扯淡，把它们全烧掉。

启蒙的激情使得休谟断然放弃了作为哲学家努力寻求一个免于扯淡的世界这一志向。我们在伊曼纽尔·康德、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以及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著作里也会发现这种寻求免于扯淡的倾向，尽管如果试图寻求所有斥责扯淡的哲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似乎有点难度。然而，20世纪反扯淡运动的完美典范无疑是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这是一个由有着科学和数学思维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一个小群体，他们共同抨击当时当地的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这个小圈子的成员经常自由地参与智力争论（然后悲哀的是，维也纳小组受到重创，1939年之前，成员几乎全部移居英国和美国）。维也纳学派偏爱的描述扯淡的词是“形而上学”，所以他们在1929年发表的宣言——《科学的世界概念》，就表达了对“形而上学化、理论化的思想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剧增，在科学界也迅猛增长”^[1]的忧虑。“科学的世界概念”将会是解毒剂。它包含着科学以及对事物的科学态度，正如欧洲文化界很多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建筑学家所追寻的新的客观性。

[1] 宣言名称被译为《科学的世界概念：维也纳小组》，收录在S. 撒卡尔主编《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从1900年到维也纳小组成立》，纽约：格兰德，1996：321。

维也纳小组的目标不是知识的多元化，而是那些呈现为（甚至被接受为）公认为有意义的——的确，极为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一文不值。1932年，这个小组的成员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批判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可能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德语哲学家，就用了上述那些理由。^[1]在1929年的著作《什么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反复思考“无”的本质，这激发了卡尔纳普指出这样一个据称是很深刻很有洞见的形而上学探寻是错误的。卡尔纳普得出结论说，海德格尔关于“无的无”之类的陈述，只是一个有意义陈述句的表面形式，在这种表面形式的背后，只有“无”。这种结论使得卡尔纳普认为形而上学是“没有音乐能力的音乐家”。就像一个聋哑的音乐家可能会误用乐器一样，形而上学家误用语言并且用那些看似表达了某种意义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那些词语来表达事物。卡尔纳普以及维也纳小组的其他成员经常探讨争论这种正在进行的扯淡现象是多么危险。但是他们也似乎是在扯淡，卡尔纳普等人遇到了类似的回应：如果人们想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态度，那就足够了，并不需要把它转变成为科学或类似于科学的东西。正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卡尔纳普引用过这本书，顺便说一句，他很赞同这本书）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从事诗歌写作比较好。

维也纳小组以及他们的哲学遗产——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通常是与乏味的、不动情感的、不相关的逻辑分析联系在一起，这几乎成了一种知识灾难。这种特征阻碍了维也纳小

[1] 鲁道夫·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分析来消除形而上学[M] // 艾耶尔，逻辑实证主义，纽约：自由报业，1959：60-80。

组的存在理由，因为他们完全是对伪科学和伪哲学持集中批判的态度，如果这样一种态度普遍执行下去，会减少政府治理宗教、市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扯淡。维也纳小组成员把他们自己不仅仅看作是碰巧生活和工作在维也纳的职业哲学家，还把自身看作是自由和启蒙传统的保持者，他们认为这种启蒙使得维也纳成为了住房计划、成人教育、建筑、艺术、设计以及哲学进步的发源地。

这让我们回到法兰克福的《论扯淡》。或许到现在为止，我们显然已把法兰克福视为持续数个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反对扯淡火炬手最新传承人。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扯淡癖的真正意义在于哲学内有一种久远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哲学想要把自己确立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确立为一种可能最终会找到正确的公式和语言的学术事业。如果是这样，《论扯淡》受到如此普遍关注的首要原因可能是对这个词的好奇。的确，可能所有都汇集到那个词上来了——它不是被理解为一个玩笑，而是被理解为一个受欢迎的连接点，它成为了连接着哲学课程内容与哲学家在课堂外、市场上、咖啡店里、市政厅以及投票所等市民生活内容的关键点。

*** 这本书是如何成型的**

上述这些考虑让我们把这些章节内容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正儿八经说扯淡》。如果法兰克福著作的流行正如我们猜测的那样，标识着公众想要看到哲学家关于扯淡究竟要说什么，那么我们应当安排一些能胜任这个任务的人，而且告诉他们把这个内容说出来。这当然意味着，我们观众中肯定会有各种看法。也就是说，或许有些看法这本书里还没有。